

掬水集



陈平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掬水集



陈平原 著



■无论任何时代，办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前提是有理想、能操作、肯吃苦。如此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事业，确实不是「聪明人」所愿为。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教育」作为一种事业，正如胡适所言：只要肯耕耘，必定有收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教育家，骨子里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百花文艺出版社

陈平原 著



掬水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掬水集/陈平原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100-4

I. 掬…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95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68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4000 册

定价:14.00 元

序

陈平原

前年的金秋十月，我应邀到上海讲学，归来时转道南京，目的是拜访程千帆先生。此前虽也有缘面谒以及书札往来，但难得深入交谈。这回专程前往拜见，没有确定的话题，也不谈具体的学问，只希望听先生随意发挥。这是我向老一辈学者请教时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与其规定题目，像新闻发布会那样有问有答，不如任其天马行空，更能展现饱学之士的风神潇洒。学者并非生姜，不一定越老越辣，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某些方面甚至开始退化，远不及早年著述精彩；真正难得的，是其精神状态与文化趣味，因后者除读书外，更得益于岁月沧桑。

套用王国维的名言，学人如古诗词，也是“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研究文学的人，多少总有点“文人气”。当我品评当世学人时，除专业成就外，还另有一杆秤，那就是其为人是否“有诗意”。当今之世，“有诗意”、“有境界”的学者越来越少，这也是我愿意千里走访程先生的缘故。记得那天先生情绪特佳，取出精心写就的条幅，边听我和

作陪的及门弟子品评，边仔细题款并用章，一脸怡然自得，样子煞是可爱。

上月初，韩国会议归来，已近深夜，打开电脑，赫然在目的，竟是南京大学发来的程先生仙逝的讣告。当即给张伯伟兄拨电话，请代向师母转达哀思。此后的好些日子，每当凝视客厅里悬挂的先生书赠的唐人于良史《春山夜月》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便有飘飘欲仙之感。就像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客厅里常挂题有《归去来辞》的陶渊明像，但始终无法遗世独立一样，程先生也并非只是“掬水”与“弄花”。记得十年前，为悼念王先生而作的两首《浣溪沙》，以寄托遥深而在学界广泛流传（后编入1996年印的《闲堂诗文合钞》）。当然，比起“刑天舞干戚”来，陶潜的“悠然见南山”，无疑更能体现中国读书人的趣味——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

南京拜谒归来不久，我开始为《文汇读书周报》撰写系列短文，并题曰“掬水集”，算是私下里向程先生致意。当时定下体例，希望兼及小说家谈小说史、散文家谈散文史、诗人谈诗歌史，以及学者谈学术史的著述。可惜写写停停，始终无法集中心思。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既为“掬水”，本应随缘，不必过于用心与用力。这回编书话集，借用来做书题，也是这个意思——希望不致辱没先生的雅意。

辑一各文相对整齐，乃“掬水集”的原型，较能体现最初的写作意图，只可惜其中三则因与北大相关，此前已入《北大精神及其他》。辑二则文无定例，随写随刊，而缀以

关于《读书》和三联的评论，乃别有幽怀——希望在杂乱无章中显示某种文化理念；辑三的前六则，曾以《大书小引》为题发表于《文艺争鸣》杂志，余者大都是关于自家著述的只言片语，不外交代写作策略与心境。辑四的“胡思乱想”，涉及教育、学术、文化，或拾遗补阙，或借题发挥，可看作上述书评的“底色”。

将话题局限在与书相关，摒除凸显个人心境的随笔，只是贪图方便，并不意味着笔者所“掬”之“水”仅限于此，更不暗示“花香”即是“书香”。

毕竟，能够真正体味并从容鉴赏“春山夜月”者，不必强分何为“风声雨声”，何为“读书声”。

2000年7月21日于东京弥生寓所

目 录

序	陈平原(1)
---------	--------

辑 一

小说家的小说史论	(3)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9)
戏谑小说与旅游叙事	(16)
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	(22)
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28)
历史小说与小说历史	(34)
童心与诗心	(40)
“悲凉之书”	(46)
学问中的“情爱”	(52)
小扣大鸣与莫逆于心	(59)
作为“文章”的“著述”	(67)

辑 二

如何面对先贤	(77)
--------------	------

秋水集

“从鲁迅出发”	(81)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学者	(86)
众声喧哗与想象中国	(90)
民间的记忆	(94)
文史的北京	(97)
过去的大学	(100)
阅读“南开”	(106)
仪态万方的《点石斋画报》	(114)
兼及“青少年”与“非专家”	(124)
96大陆图书掠影	(130)
书品二则	(134)
关于《书评周刊》	(137)
杂志与时代	
——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	(140)
三联的学术使命	(143)

辑 三

关于“小引”	(151)
“学术史丛书”总序	(153)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155)
“台湾学术丛书”总序	(158)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总序	(160)
“书评网站”开场白	(163)
“学术之窗”小引	(165)

《游心与游目》小引	(169)
《漫卷诗书》序	(175)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后记	(178)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	(180)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后记	(183)
《老北大的故事》小引	(185)
《中国散文选》后记	(190)
图典版《中国小说史略》后记	(193)
《晚清社会与文化》序	(196)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序	(199)
君子方正,未必可欺	
——关于“随笔丛书”的随想	(203)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笔谈”编后	(207)
《学术史与规范化》序	(213)

辑 四

坦然面对新世纪	(227)
哪个“东方”? 谁在“崛起”?	(229)
有感于“学术腐败”	(233)
“教育迷”的追慕	
——为蔡元培校长逝世六十周年而作	(237)
关于“批评”的随想	(240)
与对话者同在	
——关于会议论文的写作策略	(247)

抽水集

反思“文学史”..... (251)

我看俗文学研究..... (256)

辑

—







小说家的小说史论

对于习惯“贾雨村言”(假语村言)的小说家,真不知道该如何倾听其发言:似乎句句属实,又似乎没一句正经,叫你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有趣的是,由“贾雨村言”的小说家,来谈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在一般人眼中,反而负负得正,虚虚得实。最明显的例

子,莫过于时贤之撰写论文,多喜欢精心挑选小说家的自我陈述,以“若合符节”为最高境界。

比起可以直接引证的“创作谈”,“我的小说观”之类泛论,可信度略低些;至于小说家之谈论“小说史”,则历来不为学界所重视——除非像鲁迅那样,成为真正的小说史家。这一“偏见”不无来由,最简单的解释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很难鱼与熊掌兼而得之。小说家对自家创作的酸甜苦辣,有深切的体会,其“创作谈”值得珍惜;至于抵掌纵横,谈古说今,往往带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一部小说史作为自家观念的注脚,故一般不被看好。

其实,这种“我最了解我自己”的假设,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正因为切身攸关,作家的自我陈述,有可能夹带私心杂念。“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可能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作家对同代或上一代人的评价,常出现明显的偏差:或为朋友两肋插刀,或为登场抑扬文字。就连常被史家正面引述的《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攻击,以及沈雁冰、郑振铎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也都有瓜田李下之嫌。反过来,小说家之谈论小说史,若学养丰厚,神闲气定,其言说反而有学者不可及处。

1927年,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1879-1970)在剑桥大学做关于小说的系列演讲,整理成书,便是日后名扬四海的《小说面面观》;一年半后,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也到剑桥演讲,其讲稿加工出版,便

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两部关于小说的名著,出自两位美学观念不太一致的小说家之手,自有一番暗暗的角逐。

坚信“历史向前发展,艺术则恒久不变”的福斯特,对文学研究中时代、潮流、派别之类的说法不感兴趣,在他看来:

时间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英国小说家:他们不是在浮载万代的时光之流里,漂流而下,瞬息即逝;而是一群坐在一间像大英博物馆那样的圆形阅读室里大家同时创作的人。(《小说面面观》第5-6页)

如此“公平的竞争”,在伍尔夫看来,纯属美好的童话。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性别的作家,是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从事写作的。比如,“在十六世纪,一个女人若有特殊的天才,一定会发狂,自杀,或是终其生于村落外一所寂寞的小草屋里,半像女巫,半像妖魔,被人怕,被人笑”(《一间自己的屋子》第60页)。即便是在二十世纪的英国,一个从事写作的女人,也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年五百镑入款,方才能从容构思,在小说中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福斯特关心的是小说应该怎么写,故集中讨论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与节奏等七个“小说”的

“面”——他关于圆型人物与扁平型人物的区别，尤为后人所称道。伍尔夫则关注具体的小说是怎么被写出来的，故笔下更多精彩的个案分析。在她看来，不同作家观察生活展现世界的角度与方法千差万别，且多首尾一贯浑然一体——比如笛福笔下的旷野、奥斯汀笔下的客厅和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便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务之急是“独立爬上小说家的肩膀，注视着他的双眸”，直到充分理解其透视世界的方法。相对来说，伍尔夫的思路，更接近专业的小说史家，其著述自然更得史家的青睐。

即便颇有历史感的伍尔夫，即便其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其论说风格，也与专家学者迥异。这一点，翻阅过《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读者，大概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描述伍尔夫为代表的“小说家的小说史论”，不妨借用其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的评价：

如果说他缺乏别人那种权威性的知识，他却享有只有情人才有的特权。他敲敲寝室的门，而那位女士穿着睡衣和拖鞋就接见了。他们把椅子拉到火炉前面，从容自如、机智巧妙、谐趣横溢地娓娓而谈，就像两位已经没有幻想错觉的老朋友一样，虽然事实上那卧室原来是一间教室，而地点则是万分严肃的高等学府——剑桥。（《论小说与小说家》第226页）

此类火炉边闲谈般的“小说史论”，通常被卓有成效地作为小说家的自白阅读。这里希望增加一种尺度，那便是对于学术研究的贡献。

就在福斯特剑桥说小说的前五年，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1874-1936)也作了一系列演讲，谈论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自发的、职业的与大师的批评。“当自发批评面对历史的时候它会感到困惑，当职业批评用于现实作品的时候，它也会感到迷惘。”(《六说文学批评》第49页)。大师批评则既不同于以趣味为中心的自发批评，也不同于以解释为宗旨的职业批评，乃是一种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寻美的批评”。

既是大师，鉴赏力与艺术敏感无可怀疑，其文坛“寻美”，当不至于空手而归；我想补充的是：大师之突袭蒂博代划归职业批评家耕耘的领地——文学史，往往也会有出人意表的收获。

就拿现代中国来说，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如今“大师”满天下，为免平地起风波，主动摘下高帽)，其小说史论也大有可观。上至二十年代的鲁迅，下到九十年代的阿城，诸多此类著述，颇有重新检点一番的必要。

1997年10月8日于京北西三旗

(佛斯特：《小说面面观》(内部发行)，广州：花城出版社，